秋天的栾树

□宋伯胜

她是因为好看、长得乖才引起我注意的。

我，老头子。好色而不贪色，也没有贪的能力。

我说的是树，它叫栾树。

入秋，天气微凉。我坐在楼顶阳台上无目的地四处张望。茫然、无语、痴坐是退休生活的常态。

从楼顶上看，对面的山隔着半座城，城的一半挡住了山的一半。远看，那山就像城的一顶帽子。

山的绿色呈曲线逶迤，偶尔起雾，雾夹在绿色的林子里，像纱巾，帽子上扎了一朵蝴蝶结。这时的栾树混在其它杂树中间，无任何特色可言。到了秋分，其它杂树还是绿色，唯有那片栾树重重叠叠。先由绿色变黄色，再由黄色变成紫红色。那山，也因栾树多了线条的风韵，多了色彩的温馨，多了秋天的成熟。

栾树是因为多情才不安分的。

据史料记载：栾树生于古时"士大夫"的墓地，因种子漆黑溜圆像鬼的眼睛，被称为"鬼树" 。或许是时代变了，鬼树没有市场；或许是"士大夫"改了称谓，躲在城市的某个角落；又或许是好事者移花接木，不懂风水…总之，栾树来到城市这是事实。我相信，城市绝对不是墓地。

入秋后，楼顶对面的那座山不断的变幻颜色，因没有近距离观察，我只能说："栾树花一开，那山就像一幅油画"。

其实，我经常散步的澧水河边也有栾树，只因规模引不起视觉冲击而被忽视。现在散步之余多了心机，目睹栾树开花之过程，也可举一反三，为时不晚。

栾树属落叶乔木，高大挺拔，开花时老树枝与新枝条颜色不一，反差过大，不像是一棵树长出来的。新枝条嫩嫩的、一簇簇的，像海底觅食的章鱼张牙舞爪。

栾树开花前的枝条又像穗状谷粒，开花后的绿色袍衣变成花蒂，花是米黄色，像袖珍小野菊。约一星期后，菊花落地，结出无数由三片叶子合抱的紫红灯笼。这时，枝条负重但不弯腰，微风吹拂，整个身子都在枝条上摇晃，这是栾树特有的舞蹈。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一文中是这样描写的："那儿有几颗大栾树，秋季开出一簇簇细而稠密的小黄花，花落了结出无数如同三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变黄，成熟了落得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得令人爱惜，成年人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

受史铁生短文的启发，老头子在阳台上痴坐，不等于没有想法。我是这样想的：栾树从墓地来到城市不是扮鬼的，她的存在是因为美。这种美，正是城市里普遍缺失的一一人性之美！

盘马齿苋

□漆艳平

去年酷暑的一天，我在楼顶无意间发现排水沟里匍匐着几株马齿苋。哪里来的马齿苋种子？哪里来的土壤？哪里来的水分？我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答案。排水沟里的几棵狗尾巴草被太阳晒得焉头耷脑，唯有马齿苋依旧青翠欲滴。我小心翼翼地将几株马齿苋从排水沟里拔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移栽到泡沫盒子里。

马齿苋是农村一种常见的野菜，张家界人管它叫马齿旱。在我心中，马齿苋是一种亲民的野菜，它贴地而生，伏地而长，叶片形状如同马齿，茎柔韧又似苋菜，故名马齿苋。马齿苋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它能适应各种环境，无论是肥沃的土地，贫瘠的荒地，还是路旁田地墙缝石隙间都能自由地生长，即便是暴晒在烈日下，都能见到它倔强生长的影子。它吸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不需特意种植和管理，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它的这种坚韧不拔顽强不息的品质，令人赞叹和钦佩。

春天一到，泡沫箱里的马齿苋悄然繁衍。进入初夏，匍匐在花盆里的马齿苋，开始伸肢展臂，尽显几分丰腴之态。每当旁晚时分，我到楼顶给泡沫盒里的辣椒、西红柿、茄子浇水，也顺便给马齿旱浇上一两瓢。不几天，一簇一簇的马齿苋像蔓藤一样贴在泡沫边沿向四周蔓延，叶绿如碧玉，茎秆饱满似翡翠，绿意盎然。马齿苋的花，小巧而不惹眼，晨放暮合，含羞脉脉，它虽没有诱人的美丽，也没有婀娜多姿的倩影，但它却顽强地生根、开花、结果，如此年复一年，生生不息。

此时，正是马齿苋食用的绝佳时节。我蹲下身，顺着它的茎蔓，手指轻轻掐断嫩茎，"啪"的一声脆响，一把鲜嫩的马齿苋就到手了。马齿苋的吃法很多，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凉拌马齿苋，是炎热夏日里一道极佳的美味佳肴。先将马齿苋去根洗净，在开水锅里焯水，捞起沥干，用菜刀切小段，装进菜盘里，然后拌入食盐、辣椒末、大蒜末、生姜末、生抽、葱花、香油、陈醋等，待锅响油热轻轻倒入碗中，用筷子拌匀，一盘碧绿鲜嫩的马齿苋就出锅了。夹一筷送入口中一嚼，色、香、味、形一应俱全，那股清凉微酸的气息直沁心脾，让人食欲倍增。

舌尖上的马齿苋，记忆里的旧时光。我并非天性喜欢酸涩的马齿苋，纯粹是被迫食用和药用之后逐渐适应的结果。小时候的我脾胃不适，尤其是常拉肚子。每当此时，母亲总是从路边上扯来一把新鲜的马齿苋，洗净后放在锅里加水煎服，当我端起碗，扑鼻而来的气味就有点让我反胃，当吃到第一口马齿苋，它味涩不说，还有一点苦和酸，很难入口。在母亲再三地劝导下，我闭住眼囫囵吞枣就把它吞到肚子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尝到原汁原味的马齿苋，不久，肚子就渐渐不拉了。于是，我对马齿苋产生了些许好奇与感激。

我家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半边户"，全家劳力仅靠母亲一人的工分来分享粮食和实物。口味寡淡之时，母亲常唤我在屋门口晒谷场的岩石板缝隙里或小路上去扯马齿苋。母亲是烹饪的能手，用马齿苋能做出各种各样的美食。每当夏天，吃得最多、也最喜欢的便是母亲做的凉拌马齿苋。那个时候的凉拌马齿苋，虽没有生抽、香油、陈醋等调料，但我们吃起来依然津津有味。马齿苋是公认的药食同源之极品，有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等功效。犹记得，有一次放学后，我在马槽湾的山上砍柴，不小心被马蜂蜇了颈部，当天夜里红肿疼痛,许久不消，躺在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母亲赶紧打着火把，深一脚浅一脚地到晒谷场上去挖马齿苋和车前草，将马齿苋和车前草洗净、捣碎，伸出满是老茧的手把擂好的草药均匀地外敷在马蜂叮咬处，用布条敷之。清凉的汁液渗进皮肤，瞬间清清凉凉，连敷几次，红肿疼痛渐渐消失。从此，这让我对马齿苋刮目相看，不愧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如今，随着城市的扩张，很少见到马齿苋的身影。从前，马齿苋难登大雅之堂。现在，在这个注重健康养生的时代，凉拌马齿苋堪称夏日消暑开胃的绝佳佳肴。有人说，乡愁是一种味道。这个夏天，我隔三差五去楼顶掐上一小把鲜嫩的马齿苋。一盘凉拌马齿苋香味浸润弥漫开来，儿时马齿苋的滋味似乎并没有在我舌尖消散，它承载着我的乡愁，那味道依然如故。

亲爱的麂子

□刘向阳

秋天的午后，画岭村静悄悄的，狗趴在旗杆下打盹，鸡沿河岸溜达，鸭子慵懒地浮于水面。

他家屹立在村子半山腰，一栋两层楼房，洁白的外墙，明亮的窗户，杉树竹林掩映，尤显幽静雅致。屋后是菜园，篱笆围成栅栏，四季青菜不断。

她躲在竹林后面偷窥，没有轻举妄动。不久，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冲向园子里的白菜，一蔸，二蔸，三蔸……

他喜欢阅读，正在吟诵"野鹿眠山草，山猿戏野花"的诗句，透过窗户一下瞥见了她，便飞快地跑出来。"你怎么又来了?"他随手捡一根竹条，作吓唬状。

她反应敏捷，迅速往山上跑。跑了会儿，扭头看见他没追了，而是在加固篱笆，便止步不走了。他抹了把汗水，察觉到她距他不远，就扔石子过去，她又走几步，然后停下来。

"来呀，追我呀!"她像在挑衅，眸子闪闪发光。

他穷追猛赶，翻过山沟与陡坡，却怎么也追不上。

她轻灵似鹿，上山如履平地，一路走走停停，很快抵达泉井坳。回眸间，她钻进了莽莽摸天山。

他好不容易爬上泉井坳，累得气喘吁吁，坐在青石板上歇息。"她一点也不怕我，好像一位老朋友。只不过今天怪怪的，逗我上来，一下又不见了……"他喃喃自语。

天色尚早，爷爷还在地里劳作，他要回去淘米做饭。起身欲走，后背微痒，也没在意；又有什么蹭他胳膊，猛地转身，不由得惊喜万分："哇，果真是你呀!"他伸出双手，想拥抱她柔软的身子，抚摸她亮洁的皮肤，她扑闪着两汪深潭，迅捷躲进了林子里。

"她想告诉我什么呢?"他突然意识到可能有秘密，于是拔腿就追，追啊，追啊，也不管额角划出血，荆棘扯烂裤筒……到了深山腹地某区域，她不走了，而是睁着一双疏疏眼，水水地望着他。在那清澈的眸子里，隐约可见父亲的影子，他非常惊诧，定睛细瞧，倏地她不见了。

他以那块区域为中心仔细搜寻，不放过一棵树、一根草，他嗅到了父亲的气息，意外找到一部手机。"这是爸爸的手机，爸爸在哪呢?爸爸——"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呐喊声响彻山谷。

她远远地看着他，眼角溢出了泪水。昨日觅食迟归，途经此处见碎叶堆积，野草丰茂，就停下来稍作休整。

天边疏星淡月，山中如抹银光。忽然传来"窸窸窣窣"的响动，有人来了，她慌忙窜至距岩石不远的老檀树后面，只见一条白色人影晃了一下，便蹲下去，手中的物件泛着绿光，声音嘈杂刺耳。

一会儿，一束强光扫射过来，穿透厚厚的林木，刺向"白影"。来人浑身一团黑，带着一股暴戾之气，瞄准"白影"扣动了扳机，紧接着发出"呼"的一声闷响。"中了!打中了!""黑影"兴奋地寻过来，发现"白影"趴着一动也不动，弯腰细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野兔般逃得无影无踪。

她腹中的小生命不停地律动着，她听到了微弱的呻吟声，慢慢地走过去，看清"白影"就是他的父亲，胸前汩汩淌血……有一次她去偷园子里的薤菜，不慎坠落陡磡，刮伤左腿，忍不住流泪哀号。恰巧他放学后发现了，知道她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马上找来父亲帮忙，小心翼翼地抬进屋里。他的父亲学过兽医，用凉开水清洗伤口，涂上药膏，纱布包扎好。他轻柔地抚摸她，温言软语安慰她，使得她不再紧张，完全松弛下来，直到痊愈才放归森林。

天完全黑了，夜空中星光点点。他试图开机，可手机没电了，只能继续寻找。借着月光，循着血迹，他来到老檀树后面，看见躺在草地上的父亲了。

他狂奔过去，抱住父亲失声痛哭。"爸爸，你怎么啦?咱们回家吧。"他想把父亲扶起来，父亲脸色惨白，身子虚弱，无法站立。"爸爸，我背你回家!"可怎么也背不动，哭得就更厉害。

这时候，无数道光从四面八方涌来，照亮了整个森林。"孙子哎——""万崇光，你在哪里?"光亮越近，喊声越大，是爷爷和村民上山寻他来了。

"爷爷，快救爸爸!"

"大家帮忙，赶快抬下山。"

一行人把父亲送往医院救治。原来"黑影"乃偷猎者，冒充地质测绘人员，骗父亲带路进山，实则打她的主意。晚上，父亲去解手，"黑影"误把父亲当猎物……

父亲身体恢复快，并无大碍，没多久就出院了。医生说父亲中枪后，幸亏及时止住了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很好奇，父亲身体极度虚弱，陷入昏迷状态，咋能爬到老檀树后面？又是谁帮他止的血？每次提及此事，父亲都保持沉默，目光投向深邃的大山。

后来，他经常跑上泉井坳，面对群山呼喊："谢谢你，亲爱的麂子!"即便长大了，离开了画岭，也魂牵梦萦……

冬之蕴（组诗）

□龚国倞

立冬

三轮车铁轴碾过田埂
最后一缕秋光 轧进轮辙凹痕
新地瓜蜷在竹筐里
根须缠的湿泥 还攥着田垄余温

陶瓮酸香漫过矮墙
与灶烟拧成一股绳
风舞着银杏叶 维绕奶奶袖角捉迷藏
——
叶没被捉住 倒滑进衣襟
那是秋 终于藏到冬的门后

小雪

站台雪 积半脚深的寂静
烤薯炉吐着热气 绕炉身打盹

筐里红薯揣着土腥气
等炉心火 焐热整个冬天
红围巾掠过雪面
鬓角雪粒如冰葡萄 透着藏不住的甜

流浪猫蜷在炉边 爪印拓成梅
卖薯人挪了挪炉盖
给它圈出一方 够容身的地盘

咬开红薯的瞬间 甜香撞进鼻腔
看雪落炭灰 化作一缕白烟
原来冬暖从不是轰轰烈烈
都藏在这些 心照不宣的善良里

大雪

雪落三天 把村口路
埋进白茫茫的寂静

父亲走在前面 深雪没踝
脚印在雪里窝着
像两串没说完的家常

远檐顶雪 成圆滚滚的白蘑菇
某户烟囱飘出淡烟
在铅灰天上画道浅痕
又被风揉碎
父亲早将劈好的柴 从阶沿堆到房梁
木纹理藏着秋阳光斑

即使漫天风雪再烈
也吹不散屋里绕梁的烟火

母亲把萝卜干收进陶坛
坛口压上青石——
便压住一秋丰稔

冬至

水汽漫过窗棂 凝成长泪
饺子在沸水里翻着白肚皮
醋香混着葱姜味 漫出厨房往鼻尖钻

妹妹捏饺子 指尖沾粉
父亲掏藏酒 咳嗽声在风里软了
残阳斜靠灶台 把母亲的影子
烙进粥香里

墙角粮囤堆得冒尖
麦粒在袋里轻轻呼吸
去年炉边的话又响
冬至阳生土里的根
已在数春的脚步

腊八

凌晨四点 厨房灯
在窗纸上晃成小陀螺
红枣 桂圆 莲子落进铁锅
溅起细碎的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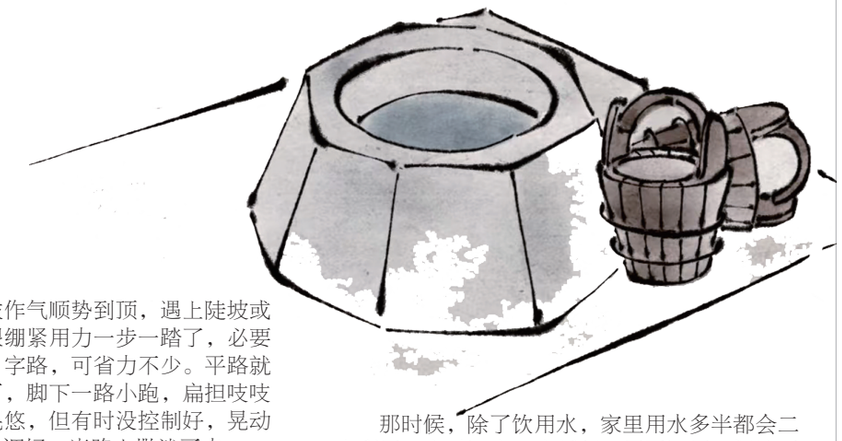
粮缸舀出半瓢米 带着晒谷场的阳光味
妹妹蹲在灶台边 双手捧着小碗
眼睛亮得像星

灶火舔着锅底 粥香漫过门槛时
柴房斧头声被勾了个趔趄
父亲直起身 鼻尖先接住那缕香

天刚亮 雪还在落
端粥碗的手烫得发红
父亲忽然懂了 这粥里熬的
不只是五谷 更是万物对春的盼——
藏在雪下 藏在灶火里
藏在烟火寻常里

挑水

□熊哲学



我的老家，在湘鄂两省界，那里有山有水，山是武陵山，水是娄水河。娄水是澧水河的支流，源于恩施鹤峰，流经老家的河段，峡谷深深，风景很美，但水位却很低，与我们生活的坪地有百来米的落差。

于是，取水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问题。

小时候，家里有两口大缸，两担水桶，两条扁担，一大一小，大的父亲用，小的母亲用。父亲经常在外奔波，母亲操持着家务，小扁担光溜溜。早上，多半我还没起床，母亲已经挑水回来生火做饭了，天快黑的时候，若是没亲戚经过，母亲还会去挑两桶水，通常我都会跟着去。从家里到垭口并不远，不到三里路，一面依山，路上多是石板，还算平整，没有人家。我因为天快黑又胆小的缘故，走在后面的感觉非常不好，老是有点担心害怕，三步一回头。但越回头越害怕，干脆就走在了前面，经常走得慢了，就迎来了母亲的催促。

爷爷挖了两个池子，下雨一池水，天晴锅见底。家里水缸满满的时候，水池也是满满的，家里缺水的时候，水池子也在盼望着雨神。

武陵山区，春季多雨，夏秋冬三季都得靠天吃饭。老家以前的地名叫"旱地坪"。打水洞，才是我们日常的挑水地，以洞口为轴，方圆一公里多尽是光秃秃的石山，像是一口超大的铁锅，取水的溶洞，就在最低处的锅底。印象中就算遇上最极旱的天气她依然哺育着我们，所以乡亲们对她的护理是带着感情的，是精细有加的，清除的淤泥似一层层的年轮，平辅出了两块平整的坪地，前人从洞口往下彻了整齐的石阶，上面锉刻了防滑的棱痕，一年四季都是湿漉漉的。

不管什么时候去打水，洞里的水都干干净净，取水的时候不需用水瓢，只需双手抓紧桶绳，顺势把桶口摁入水中，"咕咚"声中左右开弓提上两满桶水，就可以返程了。天气好的时候，四周三村五组的女同胞们都会在那洗衣晒被，洗搓揉捶，声声入耳间，青石板已是彩毯，灌木丛盖上了床被，树上挂满了衣裳。

去打水洞的路，够远的！每每想起，或是回老家聊起，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那条蜿蜒的山间小道，感叹的当然不只是我，长辈同辈们，都是如此。

那条路，单边有三公里吧！一担两桶水，来回十来里！更恼人的是三个长坡，挑水出洞返程就是"当头厚礼"。从锅底至垭口长距离的朝天坡，中段是必经的近五百来米的凹地，来回必上必下，下坡容易上坡难，最后快到家那段陡坡，一级级的石板，每一级都是意志的考验，都需要不停自己打气鼓劲。

我爱劳动，喜欢陪母亲挑水。挑水不简单，是个技术活，去时空桶一身轻，没什么讲究，回时扁担一上肩，就得双脚驱动，健步小跑，下坡时身段得稍稍后仰控制速度和重心，不然就得向前踉跄了，上坡呢，身段要前倾，坡度不大就在坡底加点速，一鼓作气顺势到顶，遇上陡坡或台阶时，就得脚跟绷紧用力一步一踏了，必要时还要走点"之"字路，可省力不少。平路就要轻松好走许多了，脚下一路小跑，扁担吱吱轻颤，水桶顺势晃悠，但有时没控制好，晃动大了或是左右没协调好，半路上撒泼了水。

母亲很少在路上歇息，后来我才明白其中的力道，左肩感觉费力了，右肩来，右肩酸胀了，左肩来，左右平衡换肩，循环用力歇息。

最远的取水地，比打水洞更远。有年秋冬季大旱，很长时间没下雨，实在是干得厉害，最后打水洞也供不应求罢工了。那段时间，母亲白天干完农活，晚上还会带我去打水，母亲担着水桶，我背着背篓，背篓里装着一个平时储油旱季蓄水的大水壶。

金山坪村银山栋组的一个不知名的水塘是目的地，去那儿得走出我们双桥村，再穿越中间的黄家台村。去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油灯闪亮，回来时就只剩下安静和偶而的狗吠了。天气晴好的夜半时分，还有皎洁的月光和满天繁星。路上会遇到不少熟人，组合类型差不多，要么一大一小，或是夫妻档，有时会搭伴在途中歇会儿，东家长西家短，经常聊得开心，却是悔误了时辰。

取水不易，用水就非常考究了！

那时候，除了饮用水，家里用水多半都会二次利用，有时还会三次循环，用了还用，沉淀再用，习惯成自然，倒也没什么感觉。现在想想，对比对比，水贵如油，太让人感慨了！

后来，我们家从村道边搬到了乡道旁，爷爷一个人忙活了两个月，又找了个石槽，建了个蓄水池。来源只有降雨，水质也不好，当然只够应对杂用。屋后三里地外的郭家，有处叫廖家棚的泉眼，冬暖夏凉，是我们家的饮用水取水地。那时，我已经是小大个了，家里增配了一副扁担，寒暑假，家里水缸的保满任务，基本上就是我签责任状了，每天早晚都会四五个来回。再后来，家里用上了自来水，父亲在屋里屋外都建了水池，水龙头恰到好处地拧着，一直源源不断地滴着水，就像老屋东头垭口的泉水一样。所以，池子总是满满的，水缸也还在，也是一直满满的。

母亲说：池满缸满，心里才踏实！

我深深理解母亲！

确实，挑水的那些记忆实在是太深了！